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

（外一种）

孙毓汶 等著 陈丽丽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

孙毓汶 等著

陈丽丽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 / 孙毓汶等著；陈丽丽整理.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五辑)
ISBN 978-7-5506-2791-8

I. ①孙… II. ①孙… ②陈… III. ①孙毓汶(1834-1899) — 日记②孙毓汶(1834-1899) — 书信集③孙毓汶(1834-1899) — 奏议 — 汇编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040号

- | | |
|---------|---|
| 书 名 | 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 |
| 著 者 | 孙毓汶 等著 陈丽丽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汪允普 |
| 装 帧 设 计 | 姜 嵩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邮编: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9.625 |
| 字 数 | 250千字 |
|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791-8 |
| 定 价 | 54.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直接资助项目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音實難知，知實難達，達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又文心雕龍）
知音之一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刊，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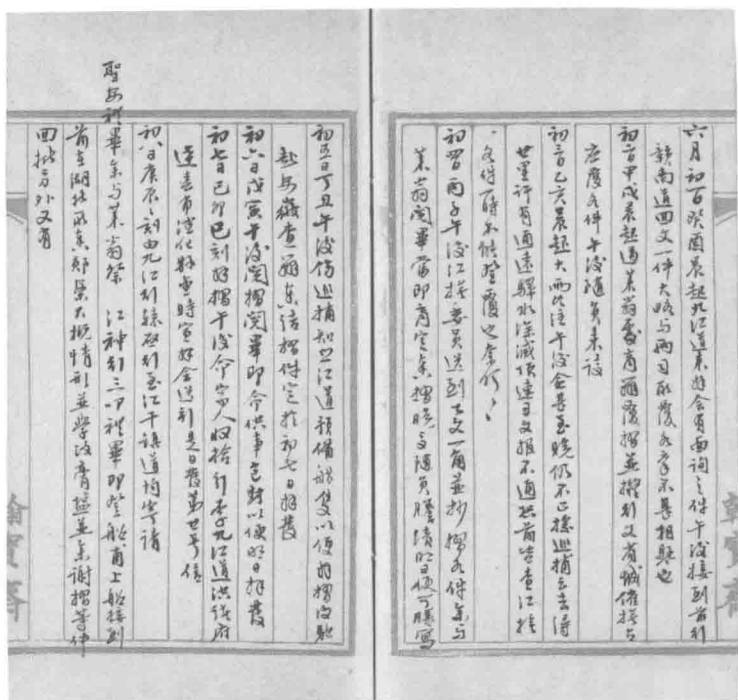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泉多海風其猛
刺骨日晡即隨
潮而上故炎熾
熾體之時風素
則寒凜發坎
起粟風過則汗
源如故俄頃間
冰炭懸絕人
那得不病

初三日考六學生負	發晉江州案六十名
初四日面試晉江發正案四十二名	
初五日考教官十一人	優生 府九 晉十七 南八 惠五
補考同安生負二	閱生負卷
初六日覆六學新進文童共百四十七名	傳一等案
初七日覆一等生負	以南安舉優之附生林作舟
文理不通草頂戒飭並	牌記教官陳牧大過一次
委提調 武生歲考	府百十六 晉百五十一 南百十四 共城
今日文試全畢文風晉江為上同安次之南惠相埒	
安溪最下同安三卷外獎絕風清自提調縣學	
以至營局各官遍加訪問僉稱整齊嚴肅向所	

书影一：孙毓汶《使闽日记》



书影三：乌拉布《湖北纪程》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裛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勸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們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前言

孙毓汶(1834—1899),字莱山,一作莱杉,号迟盒。山东济宁人,出身官宦之家。其祖孙玉庭,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其父孙瑞珍,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堂兄孙毓淮,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状元,官至浙江按察使,署浙江布政使。

孙毓汶自幼受业,咸丰二年(1852),顺天乡试中举人。六年(1856),参加会试、殿试,考取丙辰科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该科状元为翁同龢。同治五年(1866),擢侍讲学士,先后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福建学政。光绪年间,深受重用,五年(1879),迁詹事府詹事,提督安徽学政;又擢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衔;七年(1881),授工部右侍郎;九年(1883),迁左侍郎;十年(1884),兼署刑部左侍郎,奉旨赴湖北、江西、河南查办案件,二月十三日,“甲申易枢”,奉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旋出京查案;十一年(1885),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任军机大臣;又协助庆郡王奕劻与英、法签约;十四年(1888),调任吏部右侍郎;十五年(1889),擢刑部尚书,兼户部尚书;十七年(1891),兼兵部尚书;十九年(1893),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二十年(1894),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一年(1895),因病解职;二十五年(1899),卒,谥文恪。

在晚清政坛上,孙毓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是近代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孙毓汶不仅具有突出的政治地位,还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能诗文、工书法、好收藏。

2 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

孙毓汶现存手稿及相关文献,以影印形式收录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孙毓汶档”,有日记、信函、奏折、日用流水、诗歌、试卷及诗文点评、抄录佛经等内容,其中具有史料价值者主要有:

1.《蜀游日记》,同治六年(1867)五月至十二月赴蜀任主考所撰;

2.《使闽日记》,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至十一年(1872)三月赴闽任学政所撰;

3.《日用流水》,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887年7月21日)至九月二十九日(11月14日)日用消费记录;

4.信件底稿,以同治九年(1870)至十一年(1872)福建学政任职时期最为丰富;

5.奏折底稿,主要集中在光绪年间。

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库中有稿本《湖北纪程》一册,署名为孙毓汶。经辨识,应为乌拉布所撰。光绪十年(1884),孙毓汶与乌拉布奉旨前往湖北查办事件,乌拉布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光绪十年二月廿七日(1884年3月24日)至十二月初三日癸酉(1885年1月18日)期间的经历,内容多与孙毓汶相关,故作为附录。孙毓汶档案中,甲戌、乙亥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元年(1875)年间,返乡丁母忧,有《归田述感一百首》,又称《迟盦集杜百首》,在集杜诗史中颇有价值,与其他零散诗篇,亦附录于后。

此次整理,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孙毓汶档”中的影印稿为底本,乌拉布《湖北纪程》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库稿本为底本。整理时,原稿除涉及辨义处和其他特殊情况,皆用简化字;年号及阴历所记的年、月、日之后增加公元纪年,以圆括号注其后;原稿漫漶不清或不能辨识之字,用方框符号“□”代替;有衍字者,以“【】”括出,页下注明眉批、夹批等衍出形式;原稿确为误字者,以圆括号“()”括出误字,后继以方括号“[]”括出改字;原稿中一些通假

字、异体字，如莫为“暮”之本字，谭通“谈”，均同“韵”等，以及避讳之字，如“丘”避孔子之讳作“邱”等，考虑到清人用法，皆保留原貌；原稿中所用符号，如“○”等，亦原样标出；原稿中部分记数为苏州码，皆改为汉字记数；原稿中有明显数目错误者，以页下注释标明；原稿夹注小字，今用小五号字体排印；原稿中尊称、敬词，整理时不再抬头、空格；前后不一致的同一人名，以页下注释标出；文中某些表达，如同治六年六月初十日“云陝省猢匪正在肆扰凤岐一带”指“同治陝甘回变”，涉及民族问题，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本文依照手稿原貌未作改动。为方便读者，还编制了《蜀游日记》《使闽日记》《湖北纪程》的人名索引。

信件底稿、奏折底稿以及《湖北纪程》部分内容，字迹潦草、涂抹甚多，颇难辨识。加之自己学养不厚，难免有错，敬请方家不吝赐正。

在整理过程中，佟培基教授、裴喆先生、杨亮先生在疑难字辨识方面给予帮助，王军敏协助校对、录入，谨致谢忱。

陈丽丽于2017年5月